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

王世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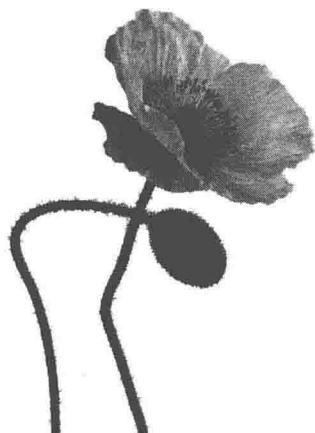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
(批准号: 2014SJB200) 资助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

王世群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 / 王世群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305-16091-2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80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

著 者 王世群

责任编辑 李 清 王抗战

编辑热线 025-83596997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6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091-2

定 价 4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框式介词(circumposition)”的概念是由类型学家 Greeberg 提出,并由国内学者刘丹青引入的。当代类型学研究表明,介词类型除了我们熟悉的前置词外,还有后置词以及由前、后置词构成的框式介词。而国内汉语学界由于对现代类型学成果了解不多,往往只熟悉前置词,而忽略了后置词和框式介词。目前国内对框式介词的研究并不多见,对该名词术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对“框式介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做出非常科学而明确的界定。因此,“框式介词”是一个基于类型学的新概念。如何界定“框式介词”,如何看待汉语中的框式介词,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新问题。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是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补充修订而成的,总体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了我们对框式介词的认识。

一是进一步限定了框式介词的内涵和外延。作者在刘丹青对“框式介词”的界定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框式介词”界定问题主要涉及前置词和后置词这两个概念。汉语学界对于前置词的概念相对明确,而对后置词缺少认识,后置词也多被归入助词、方位词等。作者采用黏着定位和介词性这两个标准严格定义后置词,使得后置词与方位词、助词的区分和界定具有可操作性与合理性,也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现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汉语的方位词、助词等后附成分的性质问题。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同质性,书中还将“框式介词”与类似的框式结构进行比较,尤其是提出“虚词框架”和“框架虚词”的概念,梳理出汉语的框架式结构类型,进一步明确了“框式介词”的句法地位。

二是对汉语框式介词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类和描写。本书从句法的角度,根据框式介词的范域将其区分为前领式、后领式和共领式;从语义的角度,将框式介词分为时空类和非时空类。在操作上,严格贯彻了形义互证的原则,显得很有说服力。作者还详细描写了框式介词的句法和语义表现,行文中也有不少亮点。如采用语义冗余度解释框式介词的范域:部分冗余的框式介

词,前后置词谁冗余,谁就处于外层;完全冗余的框式介词则分不清具体的句法范域来,所以可以视作双核心的结构。又如通过对大量语料的统计分析,指出框式介词的使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倾向性:动后>动前>句首>定语。在某个具体位置,某个框式介词表现出的强制性或倾向性,可能受到句法、语义、语用、语体或韵律等因素的制约。这样全面而系统的句法、语义描写和分析,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这类特殊的介词类型。

三是详细地考察了框式介词的历时来源。作者在大量语料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了框式介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框式介词产生的重要阶段,处所类和排除类框式介词在这个时期都已经出现,框式介词从古到今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大致到明清时期,所有的框式介词已经基本完备。行文中也多有创见,比如分析后置词的来源时,认为除了常见的动源和名源之外,还有不少后置词来自形容词和跨层结构。又如认为一些排除类和比况类框式介词并不是来自语法化或词汇化,而是来自糅合或类推。这些分析论证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深化和完善之处。如对框式介词历时考察,试图面面俱到,反而不够深入,线索不够明晰。文中的类型学分析还缺乏不同类型的语言或方言语料的支持。这些都是本书的不足之处,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作者年富力强,前期的积累也比较丰富,只要他能进一步深入挖掘,相信一定会在此领域给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成果。

段业辉

2015年8月于南京

绪 论	001
0.1 研究对象	001
0.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002
0.2.1 框式介词研究回顾	002
0.2.2 框式介词相关的研究	007
0.2.3 存在的问题	010
0.3 选题意义	011
0.4 研究方法	011
0.5 研究目标及章节安排	012
0.6 语料来源与说明	012
第1章 框式介词及相关概念	013
1.1 介词(附置词)	013
1.1.1 前置词	015
1.1.2 后置词	018
1.2 框式介词的内涵和外延	026
1.2.1 框式介词的界定	026
1.2.2 汉语框式介词系统	028
1.3 与框式介词类似的几个概念	032
1.3.1 框式介词和介词框架	032
1.3.2 框式介词和介词并用	033
1.3.3 框式介词和双位介词	033
1.4 框式虚词和虚词框架	034
1.5 小结	035

第2章 框式介词的句法语义分析	037
2.1 框式介词的句法分析	037
2.1.1 介词短语的切分与定性	037
2.1.2 框式介词的层次和范域	041
2.1.3 框式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	045
2.2 框式介词的语义分析	048
2.2.1 框式介词的语义标记功能	048
2.2.2 框式介词的语义抽象度	050
2.2.3 框式介词的语义分工与冗余	051
2.2.4 框式介词的语义分工与句法范域	057
2.3 框式介词与虚词框架的差异	058
2.3.1 虚词框架的类型	058
2.3.2 句法和语义比较	060
2.4 小结	063
第3章 框式介词前后项的隐现	065
3.1 时空类框式介词前后项的隐现	067
3.1.1 处所类框式介词	067
3.1.2 时间类框式介词	076
3.1.3 起讫类框式介词	077
3.2 非时空类框式介词	079
3.2.1 排除类框式介词	079
3.2.2 比况类框式介词	085
3.2.3 “来说”类框式介词	090
3.2.4 目的类框式介词	094
3.3 框式介词的隐现规律与制约因素	097
3.3.1 句法位置	097
3.3.2 语义方面	098
3.3.3 语用方面	099
3.3.4 语体方面及句子的复杂度	101
3.4 小结	102

第4章 框式介词的历时考察	103
4.1 时空类框式介词的来源	105
4.1.1 时空类后置词的语法化	105
4.1.2 时空类前置词的语法化	121
4.1.3 时空类框式介词的来源和发展	125
4.2 非时空类框式介词的来源	130
4.2.1 排除类框式介词	130
4.2.2 比况类框式介词	139
4.2.3 “来说”类框式介词	149
4.2.4 目的类框式介词	162
4.3 后置词与框式介词的来源	166
4.3.1 后置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167
4.3.2 框式介词的来源	174
4.4 小结	177
第5章 框式介词与汉语语言类型	178
5.1 当代语言类型学与介词参项	178
5.1.1 传统语言类型学与当代语言类型学	178
5.1.2 语言类型学中的介词参项	178
5.2 汉语语言类型	180
5.2.1 现代汉语语序类型:SVO与SOV之争	180
5.2.2 汉语特征类型	183
5.3 介词短语语序与汉语语序类型的发展	194
5.4 框式介词的类型学解释	197
5.4.1 区域效应与联系项居中	197
5.4.2 认知型语序与近动型前置词	199
5.4.3 重度—标记对应律和距离—标记对应律	201
5.5 小结	203
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21

0.1 研究对象

框式介词 (circumposition) 是由前置词 (preposition) 和后置词 (postposition) 共现形成框架, 被支配项居中而构成的一种介词类型。框式介词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介词功能大致一样, 主要用来标记句子中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为谓词介引间接论元 (详见 2.1)。这两个成分, 一个是受框式介词支配的成分, 这个成分通常是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 一个是句子中的谓词。框式介词的作用是标记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 如“站在凳子上”, “在……上”标记谓词“站”和“凳子”之间的“动作—处所”关系。我们也可以说, 框式介词“在……上”为动词“站”介引处所论元。

在语言类型中, 框式介词并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Greenberg (1980) 最先注意到埃塞俄比亚闪语族以及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的部分语言中存在框式介词, 如闪语族的阿姆哈拉语 (Amharic) 和伊朗语族的普什图语 (Pashto) 中, 分别有这样的框式介词短语:

- (1) a. bā-bet wəst
b. pa kor kše

它们的意义和排列形式相同, 都可以字面注解为“in-house interior”。但如果用汉语对译的话, 恰好跟它们的语序和意义完全一致: “在房子里”。汉语普通话除“在……里”这种框式介词之外, 还有“在……上、对……来说、为……起见、像……一样”等不少框式介词。此外, 在汉语方言中, 框式介词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如苏州话的“勒……浪”、武汉话的“de……高头”等。

0.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0.2.1 框式介词研究回顾

由于学界缺少框式介词的概念,所以对于框式介词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自刘丹青(2001,2003)就汉语框式介词的存在动因、句法性质、语义特点以及类型学意义等作了初步的探讨后,框式介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陈昌来(2002)提出介词框架的概念,可能即是受此影响。^① 其后的框式介词研究基本都是零散的个案研究。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汉语中介词框架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刘丹青、陈昌来等少数几位学者的研究文献中。

0.2.1.1 刘丹青和陈昌来的研究

a. 框式介词的界定与类型

类型学家 Greenberg(1980,1995)发现闪语族的阿姆哈拉语(Amharic)和伊朗语族的普什图语(Pashto)这两种语言既有前置词,又有后置词,而且它们能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框式结构,前置词居于名词之前,后置词居后。最初他称之为“框缀”(circumfix),后改称为“框式介词”(circumposition)。

国内学者最早引入框式介词概念的是刘丹青,他将框式介词定义为:“由前置词(preposition)加后置词(postposition)构成的、使介词支配的成分夹在中间的一种介词类型”。刘丹青(2003)根据句法特点把框式介词分为四类:“(1) 双重赋元框式介词:指前后两个标记都有赋予题元的作用,造成语义冗余,比如:‘在……上’、‘像……一样’、‘为……起见’等,这类框式介词大多是前置词的范域大于后置词;(2) 词汇性框式介词:可以看作固定的词项,其后置词部分有固定的题元意义但不能单独介引题元,如:‘对……来说’、‘就……而言’等;(3) 强化式框式介词:是由前置词短语带一个副词成分构成,前置词是题元标记,后置词只修饰后面动词以强化有关题元的意义,有时可以省略而不影响题元意义,如:‘为……所’、‘跟……一起’等;(4) 连接式框式介词:是最松散的临时性框式介词,由前置词短语带一个连接性成分构成,如:‘用……’

^① 刘丹青《汉语中的框式介词》一文最早是在2001年“首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2002)一书已将该文列入参考文献。

来’、‘拿……来’、‘通过……去’等。”

陈昌来(2002)也提出类似概念,称之为介词框架,指“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所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框架”。“介词是介词框架的前部,与介词相搭配的其他词语如方位词,是介词框架的后部。根据后部词语的情况可以把汉语的介词框架分为四类:(1) 后部是方位词的: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都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起/以后/以来、在……之前/之后/同时’等;(2) 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时、时候/的时候、期间、方面’等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当……的时候、在……的时候、待/等/到……的时候’等;(3) 后部是连词、动词、介词的:连词‘而’、动词和介词‘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到/往/向、打/打从……到’等;(4) 后部是准助词的:‘按、据、依着、对于、就、拿’等介词在介引事理、情理、话题范围、施事或主体、目的等对象时,往往采用介词框架,后部用‘说、来说、说来、看、看来、来讲、想来、起见’等与之搭配。”

综观两位学者的定义和分类,这两个术语并不等同。首先,陈昌来的“介词框架”和刘丹青的“框式介词”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介词框架”关注点在“框架”,关注介词与其他词语组成的框架结构,研究角度主要是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而“框式介词”是以类型学为背景的,将介词性的框架视作介词的一种类型,关注点在“介词”,无论是句法语义还是语法化的讨论都是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的。其次,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并不等同。“介词框架”的外延大于“框式介词”。如“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一类介词框架并不在框式介词的范围之内。

框式介词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前置词或后置词,其实质仍是介词性的;而介词框架内部并不是同质的,不少介词框架(如“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无法看成是介词性的框架结构(详见 1.3.1)。从语言类型来看,介词类型不仅有前置词(介词),还有后置词和框式介词。框式介词(circumposition)正好可以同介词(adposition)^①、前置词(preposition)、后置词(postposition)这几个术语一起形成系列,介词(adposition)是上位词,包括前置词(preposition)、后置词(postposition)和框式介词(circumposition)。鉴于此,本书采用刘丹青“框式介词”的说法。

① 目前汉语学界研究文献中的“介词”其实指的是前置词,而从类型学上看,前置词、后置词和框式介词都是附置词(adposition)。这里我们参考刘丹青(2003)的说法,用传统的“介词”这一术语作上位词,代替“附置词”。

值得注意的是,刘丹青自己对框式介词的定义也并不是那么严格。“前置词也可以跟并非真正后置词的单位构成框式介词,后置部分还可以是助动词、副词或意义很虚的连接成分”(刘丹青,2003)。可见,为了保持研究对象的同质性,框式介词的概念还需要严格界定。

b. 框式介词的范域与前后项的隐现问题

刘丹青(2002)、陈昌来(2002)都指出,由不同的后部词组成的介词框架有着不同的层次结构。刘丹青(2002)认为框式介词中前置词部分和后置词部分往往具有不同的范域,因此,不同的框式介词类型有不同的范域切分。他采用单用测试和并列测试等句法标准来测定框式介词的范域。在方所类前置词加方位后置词所构成的框式介词中,前置词比后置词有更大的范域。表示时空范围和比况的框式介词跟方位性框式介词的结构是同一模式的,都是由前置词支配后置词短语。其他类型的框式介词都是后置词处在外层,前置词处在内层,而这是由于介词的语义抽象度而造成的:越抽象的,句法范域越大;越具体的,句法范域越小。陈昌来(2002)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并归纳出框式介词前后项隐现的基本规律:“汉语中存在两类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层次的介词框架:在后部是方位词或名词的介词框架中,介词处于外层,方位词或名词处在内层,外层是自由的,内层往往是强制的,所以介词可有可无,方位词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在后部是准助词的介词框架中,准助词处于外层,介词处于内层,介词是强制性的,准助词是自由的。”

c. 框式介词的句法动因

刘丹青(2002)认为汉语中的框式介词是为了弥补联系项不居中的情况而出现的。他分析了汉语后置词发生、发展的动因,并指出前置词短语从动词后为主演变为主,使汉语前置词不再位于联系项倾向占据的中介位置,违背了 Dik 的联系项居中原则^①,从而促使方位名词等一些词语发展出后置词的用法,并与前置词一起组成框式介词。框式介词的好处是不管在动前还是动后,都能有一个联系项位于中介位置。陈昌来(2002)则指出“汉语的介词框架是汉语介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古代汉语中,尤其是上古汉语没有介词框架;随着介词的发展,到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中,开始出现介词框架,现代汉语中介词框架被大量使用”。

^① Dik(1997)认为连词、介词、格标记等都是“联系项”,其共同作用是将两个有并列关系或从属关系的成分连接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并标明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联系项的优先位置为:(1)在两个被联系成分之间;(2)如果联系项位于某个被联系成分上,则它会在该被联系成分的边缘位置。

d. 框式介词的语义抽象度

刘丹青(2002)讨论了框式介词前后两个部分的语义抽象度问题,目的是为了了解释框式介词的范域。他根据 Hopper & Traugott (1993)介词语义抽象度分级理论和汉语的实际情况,将汉语介词大致分成三个等级:“一级介词:纯联系项介词,主要有‘来’和书面语中的‘而、以’。它们都是后置词,本身不能表示明确的语义角色(题元),只是在前置词短语和谓语核心的中介位置起一个联系项的作用。二级介词:基本关系介词。它们大体上用来表示各种基本题元。普通话的前置词基本上可以归入这一类。例如:在(静态方所;时间)、从(时空起点;来源;途径)、到(时空终点)、向/往/朝(方向)、对(对象、客体)、以/用/通过(工具、方式)、给(接受者;受益者)、为(受益者;动因)、由于(原因)、把(受事)、被(施事)、跟/和/同/与(伴随)、比(差比基准)、像/如(平比基准)。有少数后置词的语义抽象度与前置词相当。如‘似的’和‘像’几乎同义,都是平比基准的标记。三级介词:具体关系介词。表示更加具体的题元关系,特别是方所类题元内部的具体方位。汉语的大部分后置词属于这一类。框式介词仍然遵守语义抽象度的句法投射规则:越抽象的,句法范域越大,越具体的,句法范域越小。”

e. 语法化研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介词的来历可以有动、名、副多种来源,刘丹青(2003)分析了汉语名源后置词和副源后置词的语法化过程、动因,并指出汉语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前后置词并用的格局是语序类型特点和语法化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据语序的倾向性共性,使用动—宾语序的语言大多取领属格后置于核心的语序。假如这些语言有动源介词,当然是前置词(由宾语前的赋元动词语法化);假如有名源介词,也会是前置词(由领属格前的核心名词语法化),泰语就是这样的语言。同理,使用宾—动语序的语言大多有领属格前置于核心的语序,其动源名源介词都会是后置词。彝语就是这样的语言。汉语主要是动宾语序,促使动源介词虚化为前置词,又使用领属格前置于核心的语序,促使名源介词虚化为后置词,从而造成前后置词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还有语序类型演变的动因。古今汉语的一大差别是动词的许多间接格(介词短语)由动词后移到了动词前。就方所题元而言,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两汉时期,方位词的大量使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两者有一定因果关系。类型学成果显示,在人类语言中,介词通常位于作为题元的名词短语和作为核心的动词之间。当前置词短语移到动词前之后,前置词

不再位于间接题元与核心之间,赋元名词向后置词的语法化,正好填补了间接题元与核心之间的空当,所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详见刘丹青,1998)。Greenberg(1980,1995)也发现,部分埃塞俄比亚闪语和部分伊朗语族语言中框式介词的形成也跟有关语言语序类型的演变有关,新型介词的产生有利于让介词位于间接题元与核心动词之间。

目前学界对于框式介词的语法化研究多出现在个案研究中,且大多是历时考察前后项的语法化过程,缺乏刘丹青的类型学视野。而且对于框式介词后项的语法化研究偏重于方位词,而对其他类型的后项的语法化和词汇化过程尚缺乏细致的研究。

f. 类型学研究

当代类型学研究表明,介词类型在语序类型学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在某些方面比小句内主语、宾语、动词的相对位置还重要。在 Greenberg(1966)、Hawkins(1983)等语序类型学模型中,介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类型学参项。介词的类型会影响一种语言其他很多方面的面貌。对框式介词的类型学研究,目前国内能看到的只有刘丹青的研究文献。

刘丹青(2002)认为,“VO 结构和前置词短语都属核心居前类型,所以 VO 语言多使用前置词,这种语言的领属定语、关系从句等多种定语多位于名词核心之后。OV 结构和后置词短语都属核心居后类型,所以 OV 语言多使用后置词,领属定语、关系从句等也多在名词核心之前。汉语以 VO 为主,同时又将定语一律放在名词之前,兼有核心居前和居后两重性,这样的语言兼有前置词和后置词正合其宜”。“汉语前后置词的并存与汉语‘与生俱来’的语序类型特征有关,也与汉语方言语序类型的发展演变有关”。他还总结了汉语及吴语的介词语序上体现出的四条语序共性原则:联系项居中原则、语序和谐性原则、时间顺序相似性原则和信息结构原则。汉语介词语序的复杂性实际上是受到上述四条原则制约的结果,可以存在违背某一原则的局部现象,但总体格局和演变趋势都是尽可能符合更多原则,其中联系项居中原则是最主要的原则。介词和连词都属于句法中的联系项(relator),根据 Dik(1997)的联系项居中的原则,联系项位于其所联系的两个肢之间。就介词而言,在 VPP(介词短语在动后)语言中,宜使用前置词;在 PPV(介词短语在动前)语言中,宜使用后置词。汉语及吴语以大量框式介词为显著的类型特点,框式介词与语序演变有密切关系,其存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联系项居中原则在前置词不再位于中介位置时的调适和补偿,因此应当引起语序类型学的注意。

刘丹青的研究很发人深省,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索。首先,

VO 语序与 VPP 语序和谐的理由何在? 此外,所谓和谐性原则,根本还是描写,是倾向而不是动因,起作用的很可能还是认知上的相似性。汉语句法可能更多地遵守某项认知或语用原则,像时间顺序原则、话题优先原则等。和谐理论的理由最终可能还是要从功能方面去解释。

其次,联系项居中对框式介词的作用被高估了。这条原则对连词的影响应该要大于介词。介词不一定要贯彻这条原则。比如“这本书放桌子上”和“我桌子上写字”,前者不符合此原则却是合格的句子,后者遵守了此原则还是不合格的。而且汉语多数前置词都无须借助于中介项与动词联系。另外,介词的语序问题上有没有纯粹的句法规则在起作用? 所以,对于框式介词的动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0.2.1.2 框式介词的个案研究

张寿康(1978)已经关注到一些词汇性的框式介词现象,并将这样的结构命名为“复合的介词结构”。他认为应当提出来的是一种复合的介词结构,“来说、说来、看来、来看”等一类词附在介词结构后面,起一种强调着眼点的作用。

之后一直有很多学者关注这类框式结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如下:“像……似的”(陆俭明,1985;张谊生,2002)“除……之外”(郑懿德、陈亚川,1994;肖奚强,1996、2004;殷志平,1999;王鸿滨,2003;朱峰,2006);“对于”类介词框架(严慈,1993;许国萍,2004;杨丹毅,2007;刘顺、刘志远,2011等);“……以来”(朱攀,2009);“由”字介词框架(吕文华,1985;李卫中,2007;张谊生,2004);“在……中”(邢福义,1996;顾振立,2008;);“在……上”(陈全静,2006);“在……前”(孙剑,2007);“里”类介词框架(王萌,2006);“从……起”(杨子琴,2009);言说义后置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付琨,2004)等。

这些研究多从句法语义或语篇的角度入手,而且也很重视探源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所类框式介词的研究上,非方所类的框式介词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且,研究的视角较窄,缺乏整体的考察。

0.2.2 框式介词相关的研究

框式介词的前项前置词,汉语学界习惯称之为介词,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后项相关的研究有方位词和助词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框式介词现象。

0.2.2.1 前置词研究

在汉语语法学中介词一直都偏指前置词,因此对前置词的研究一直都很受关注,研究前置词的句法、语义、语用和语法化的论文专著也相当多。下面,选取与本书相关的研究简单评述。

早期的一些语法学著作中已经关注到框式介词的现象。如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已经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来/以往”一类的介词框架现象。黎锦熙(1924)也观察到框式介词现象,认为时地介词跟所介的词有时连着他词而成一种副词语,来表示一定范围的充实性(如“在……以内/以后”)、表自“所从”而“所经”的连续性(如“从……以/而……”)、表自“所从”至“所到”的起讫关系(如“从……到……”)。高名凯(1948)认为汉语的介词跟西洋语言中的介词有本质不同,汉语的介词实际上是半动词或准动词,称为“受导词”。高名凯还对11类受导词给予了细致分析,认为“在……上”是受导词加名词功能的词。这之后,研究前置词的句法、语义的论文专著也相当多,如金昌吉(1996)《汉语介词与介词短语》是对介词的基本问题的第一部研究性专著,对介词的性质、特点、分类、范围,介词和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变化,介词的源流等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傅雨贤等(1997)对介词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尤其对介词句给予了细致分析和解释。陈昌来(2002)立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介词的三种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着重考察介词在句法结构中所起的句法功能和在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以及介词的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尤其可贵的是该专著很重视介词框架现象,还专节讨论了介词框架的句法特点。

从类型学角度看,涉及汉语介词短语语序的研究很值得关注。孙朝奋(Sun, 1996)认为,前置词短语由动词后到动词前是两千年来汉语仅有的重要语序演变。黄宣范(Huang, 1982)、何乐士(1992)、张赅(2001)等都探讨了这个问题,看法也较为一致:这一演变大概在东汉至魏晋期间开始明显发展。

关于介词的来源和语法化。近年来,随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热潮的出现和语法化理论的引入,学界对汉语介词语法化过程、机制和介词来源的探讨多了起来。刘坚(1989、1995)、江蓝生(1994)、石毓智(1995)、刘丹青(2003)、吴福祥(2003)等都涉及介词的语法化问题。刘丹青(2003)从汉语介词虚化的实际情形出发,对某些语法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语法化的过程、方式、动因很可能比我们掌握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框式介词的语法化研究无疑会深化

和丰富语法化理论。

0.2.2.2 后置词研究

国内学界基本没有后置词的概念,海外汉语学界所说的后置词主要是指单音节的方位词。但是,对方位词是否是后置词也存在很多争议。

支持方位词即后置词的主要有戴浩一、Ernst 和刘丹青。戴浩一(Tai, 1973)认为现代汉语属于 SOV 型语言,具有 SOV 型语言的全部特征,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具有明显的前置词而非后置词。然而他认为方位词是后置词,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名词中心词之后。另外,它们起着典型介词的功能,并且构成一个封闭的词类。简而言之,戴浩一认为方位词是后置词,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名词中心词之后,而且与 SOV 型语言具有的特征相符。可见,戴浩一以方位词即后置词来支持 SOV 论。Ernst(1988)认为单音节方位词无法看成是名词,它们不能单用,NP 加方位词不能作论元,前面不能加“的”,不能受形容词修饰。他还举出其他语言的例子说明 SVO 使用后置词、前置词后置词并存等现象并非汉语独有。

刘丹青(2003)认为汉语是前置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单音节方位词以及一部分双音节的方位词(如“以内、以外、之上、之下”等)都应该可以看作后置词,除此之外,汉语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名源后置词。他认为缺少后置词概念给汉语的语法学框架造成了复杂而难以解释的局面:有了方位词这个名称,就得建立“方位短语”这一特殊概念,而这会带来一系列理论的困惑,因为很难回答方位短语的性质,如果看成是名词性的短语,其整体功能跟名词短语缺少共同之处;从类型学角度看,缺少后置词概念,会使得汉语类型显得更加罕见而难以理解;从应用的角度看,由于没有取得虚词地位,许多重要的方所后置词在规模很大的虚词词典中也未收录,尽管它们的常用度、虚化度和用法多样性超过很多被收录的条目,给汉语教学和自动化处理都带来不便。

反对后置词是方位词的以李艳惠和黎天睦为代表。李艳惠(Li, Y. -H. 1990)认为后置词就是地点名词,后又改称“名词性成分”或“处所化标记”。这是服务于她的汉语类型和赋格方向的生成语法假说:汉语是 SVO 语言,只有前置词,NP 的“格”一律由其左边的动词或前置词赋予。黎天睦(Timothy Light, 1981)也主张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把方位词用在名词之后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整体先于部分规则,方位词并不能算是后置词。

刘凤樾(Liu, Feng-Hsi, 1998)认为把方位词看作名词或介词都不合适,而应视作为一种附缀 clitic。孙朝奋(Sun, 2008)则认为现代汉语中既没有后